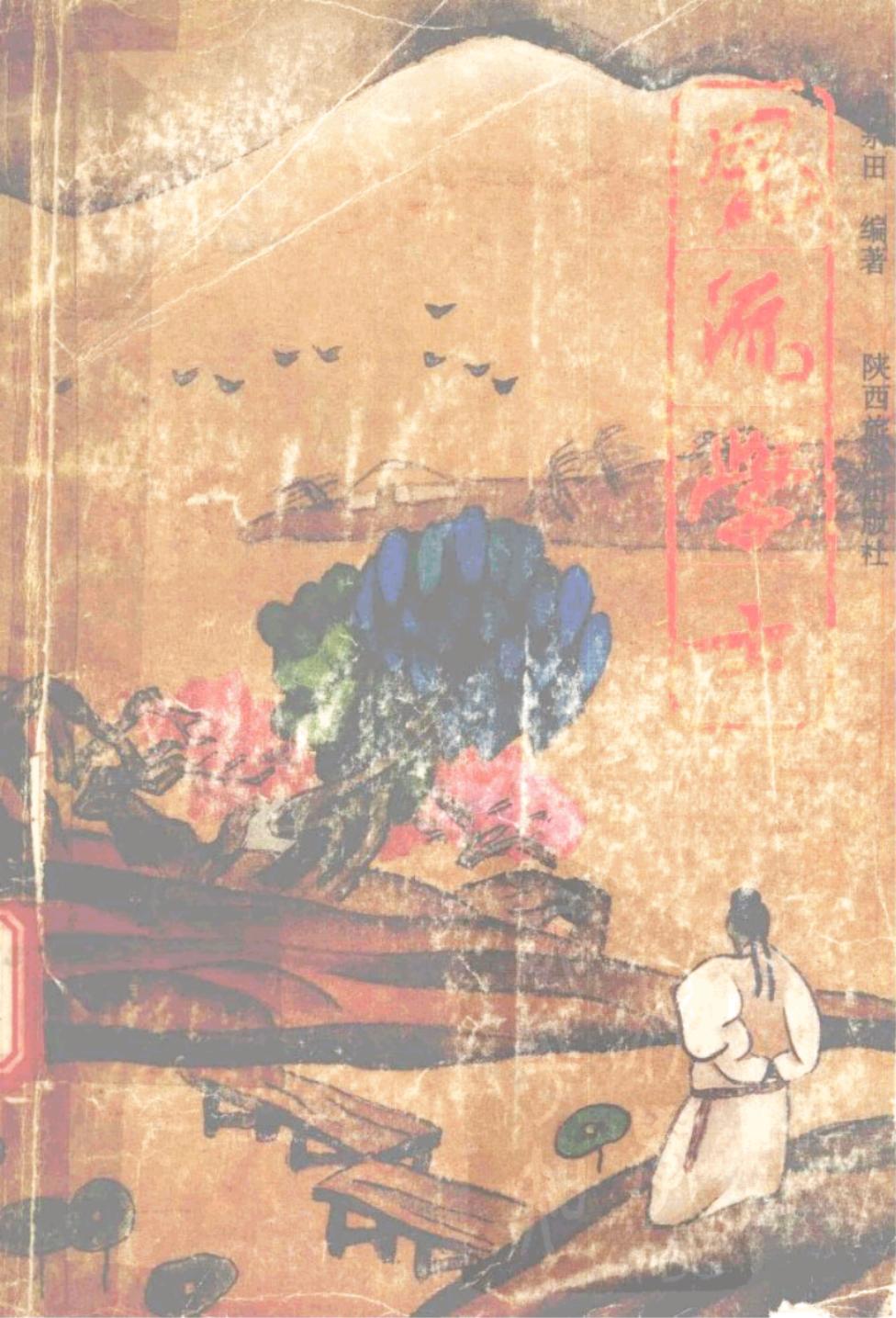


尔田

编著

陕西旅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眉山雏凤	(1)
第二章	汴梁应考	(15)
第三章	雏凤展翅	(36)
第四章	归蜀葬父	(68)
第五章	变法风云	(75)
第六章	通判杭州	(88)
第七章	密州出猎	(119)
第八章	徐州治洪	(136)
第九章	乌台诗案	(159)
第十章	躬耕东坡	(187)
第十一章	黄州悲歌	(207)
第十二章	双星雅会	(221)
第十三章	五日登州	(238)
第十四章	恩宠翰林	(248)
第十五章	馆伴辽使	(268)
第十六章	四遭口舌	(276)
第十七章	苏堤春晚	(290)
第十八章	风流太守	(307)
第十九章	再入翰林	(317)
第二十章	五作知州	(321)

第二十一章	七典名郡.....	(332)
第二十二章	三忝侍读.....	(339)
第二十三章	依依太行.....	(350)
第二十四章	谪居惠州.....	(365)
第二十五章	仙伴朝云.....	(377)
第二十六章	梦游海南.....	(388)
第二十七章	魂系中原.....	(401)
第二十八章	风雨千秋.....	(414)

第一章 眉山雏凤

—

四川西部的乐山与成都之间，有一条河叫眉江，是岷江的支流。距江边不远，直立着一座小山，山的周围是一片片稻田和果园，偶而还可以看见竹林和奇特的矮棕榈树。四境山丘起伏，溪流纵横，不但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眉江旁边有一座县城叫眉山镇，街道干净，环境幽雅，路旁有许多荷花池，荷叶田田，荷枝亭亭玉立。五、六月间，满城荷花开放，幽香四溢，胜似仙境。

道士杨易简在眉山镇的天庆观北极院办了一所私人学堂，教授着一百多个学生。虽然忙忙碌碌，却也乐在其中。

一天中午刚下课，杨先生还未走出教室，孩子们就一窝蜂似地拥了出来，杨先生摇了摇头，缓缓向外走去。忽见院里有一位文士打扮的中年人在等他，立即高兴地说：

“有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两人寒暄了几句，携手来到花坛前的石墩上坐下。杨先生知道客人从京城汴梁来，就说：

“谈谈京城里的事情吧！”

客人赞叹地说：“京城有惊天动地之事啊！”

“何事？快讲给我听。”

“当今皇上锐意改革，任范仲淹为相。去年八月，范丞相上奏十事疏，与富弼、韩琦、欧阳修共同推行新政。你看——”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本诗稿给杨易简说：“这是国子监直讲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就是讴歌这次新政的。”

杨先生接过来认真地读着。这时围上来许多学生，个个把小脑袋伸过来，他们见先生与客人谈得如此热烈，自然以为谈的内容十分有趣，见先生在聚精会神地读诗，自然也以为那是绝好的诗。

其中有一个学生脸孔有点狭长，疏眉秀目、清俊豪爽。他把头伸得最长，看得最认真。当他看到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名字时，好奇地问：“先生，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杨先生随口答道：“小孩家问这些干什么？”

四川人多雄辩之才，这个孩子年仅八九岁即有乡风。他听杨先生如此说，很不满意地反问道：

“难道他们是天上的人吗？如果是天上人，那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人，我为什么不可以问呢？”

几句话把杨先生和客人问愣住了，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客人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杨先生自豪地说：“他叫苏轼，我的得意弟子。”

“谁家的孩子？”

“他的父亲叫苏洵。”

“噢——！”

二

苏洵家住眉山镇纱縠行，“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进了大门，只见一座绿漆屏风，绕过屏风，便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庭院，瓦房整齐，清洁淡雅。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梨树，还有各种花木等。墙外是一片修竹密布的丛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时，苏轼就出生在这里。

据他的父亲苏洵讲：他们的远祖是古帝颛顼，因辅佐少昊有功，国于高阳，故称高阳氏。到汉顺帝时有个苏章，曾为冀州、并州（太原）刺史，他的子孙住在河北赵州。唐武则天时有个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人，九岁能文，与李峤以文翰著称，时号“苏李”。他曾任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又迁益州（成都）长史，未赴任就去世了。他有一子留在眉山定居。所以苏洵说他们是古帝颛顼、汉苏章、唐苏味道的后代，自称“赵郡苏氏”。

苏轼的爷爷苏序“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虽不好读书，却也能作诗。苏洵评论说：“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苏轼说他的祖父“甚英伟，才气过人。”他经常在乡间的田庄上种粟（糜子），还用稻换粟，修建大仓储存，达三、四千石之多。到了灾荒之年，开仓赈济乡人。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用粟赈济而不用其他粮食？”他说：“只有粟性能持久，可以储存很长时间。”他又在自己的宅第周围广种芋头，收获后保存起来，到了

青黄不接的春末，用大锅蒸熟，放在大门口，谁想吃就去拿。

他有三个儿子：苏澹、苏涣、苏洵。天圣二年（1024年），次子苏涣和苏轼的舅舅程浚同榜高中进士，而且都封了官。苏轼的外公程文应早就作好准备等待封诰的到来，并劝苏序说：

“你也应该准备准备。”

苏序却说：“儿子来信说：做官所用之物都寄回来。”

当封诰到来时，程家隆重地迎接，苏序却在郊外与村中老年人畅饮游乐。只见他戴一顶小帽，露出大半个脑袋，醉醺醺地接过封诰，展开读了读，就随同作官所用的外缨、公服、朝笏、交椅等一起装在一个布袋里，把吃喝剩下的酒、牛肉装在另一个布袋里，让一个仆从挑上，他则骑上驴朝回走去。城里的人见了，没有不捧腹大笑的。程文应埋怨苏序太寒酸，他却不以为然。苏轼后来对爷爷的举动很赞赏，认为只有有识之士才能理解爷爷对功名富贵的冷淡。

苏涣回来时，苏序到剑门关去接。走到七家岭，见一座大庙，门额上写着“茅将军庙”。苏序说：“这个毛神在这里为患乡里！”因为他不相信鬼神，在自己的乡里就捣毁过神庙，如今又准备聚众捣毁，经众人劝解，庙里的住持哀求，他才消了怒气。

苏涣和程浚两位进士的荣耀，刺激了苏洵。他为人聪明，智辩过人，从小对学习句读和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声律、记问，即文章的声韵、规律及《五经》上的章句问答，不感兴趣，因而废学游荡，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几次考进士不中，就出外游学去了。

苏轼六岁时，被送到天庆观北极院读书，在一百多个学生中，杨先生最喜欢苏轼和陈太初，可惜陈太初中进士后作了道士。

杨先生见苏轼如此聪明好辩，就态度温和而又充满敬佩之情地说：

“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他们正在推行新政，改革时弊，万民称颂。他们都是当今的人杰啊！”

苏轼深沉的秀目眨了两下，虽然对什么新政、人杰还不大懂，却把这四个了不起的人深深地印在幼小的心灵中。

三

苏轼在天庆观北极院读了三年书，十岁时回到家里，由他的母亲程氏教他读书。

程氏是眉州官宦巨族程文应的女儿，知书达理，十分贤惠。她给苏洵生了六个儿女，只存活了三个。程氏见聪明的丈夫不喜欢读书，几次应试不中，心中常常耿耿不乐，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有一天，母亲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

“建宁二年，逐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拖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范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

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东汉宦官专权误国，名士李膺、杜密反对并进谏皇帝，皇帝非但不听，反杀了李杜二人，并大肆株连。范滂也是名士集团的人物，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被捕杀害。本段记叙他为了不连累亲友而自动投案并与母亲诀别时的情景。

苏轼读到这里，问母亲道：“我如果长大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亲答应吗？”

程氏听了惊异非常，立即答道：“你如果成为范滂，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苏轼深受启发，从此立下经世之志，学习更加刻苦用功。

四

苏洵于景祐四年应试不中之后，遂无意于功名。回到家里烧了自己昔日所作的时文百篇，专攻《论语》、《孟子》、《韩非子》等著作。常常兀然端坐，刻苦攻读。后又出外游学，最远到达江西。苏轼十二岁时，他回到家里，见两个儿子聪慧无比，学有长进，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便亲自教授他们读书。

他常常躺在长椅上，听两个儿子读书，那清脆悦耳的读书声，如同一曲十分和谐的二重奏，时而此起彼伏，时而琴

瑟和鸣，动听极了。苏洵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十二岁的苏轼才华易露于外，行必走于人前，言必发人之所未发，豪爽俊逸；九岁的苏辙，像一棵穿天杨那样，淡泊而刚直，少言寡语，才不外露，且十分随和。正像他在《名二子说》中写的：

“轮、辐、盖、轸，皆有职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知子莫如父，而知子之父莫如苏洵。正如苏洵所言，后来的苏轼性格豪放，锋芒外露，说话直言不讳，不但语言得罪人，写诗文得罪人，就是开玩笑也得罪了人。而他还是那么爱说话，爱开玩笑，结果屡遭贬斥，他也自嘲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而苏辙确实像车辙一样，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祸福之间，后来在竞争中虽几次遭贬，但官职比苏轼高，晚年比苏轼悠闲安然！

苏洵觉得听儿子读书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但不能整天听孩子读书，那算什么老师？于是他让两个儿子练习写作。

读完《世说新语·雅量篇》，苏洵出了个题目叫《夏侯太初论》，让两个儿子去写。

夏侯玄，字太初，三国末期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密谋推翻司马氏的活动，事败被捕，处斩刑。临刑时，颜色不变，

举动自若，视死如归。他平时也临危不惧，有一次，他靠着柱子写字，突然大雨倾盆，雷声乍惊，把他所靠的柱子击倒了，他的衣服也被烧着了，而他颜色不变，写字如初。

两兄弟把文章写成后交给父亲。苏辙年幼，进学尚浅，所作文章虽也流畅，终不能脱孩童之论。而苏轼紧紧抓住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所表现之不同，极力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其中两句写道：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苏洵看到这儿，回头望了望儿子，心里一阵惊喜！对于儿子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智，他十分称赞，内心也充满了欣慰。他虽然几次应试不中，却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而且他已看见这种希望的曦微。

这种曦微慢慢变成太阳欲出时的霞光，苏洵的信心越来越大，竟叫儿子写做官后才能用得上的官样文章。他觉得欧阳修的《谢宣昭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写得很好，就叫苏轼仿写了一篇，苏洵看了十分满意地说：

“以后你会用得上的。”

果然苏轼后来进了翰林院，多次得到皇帝赏赐的对衣、金带及马匹，免不了要向皇上表致谢。

五

不久，苏洵又把两个儿子送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巨那里读书。刘巨字微之，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苏轼对这位老师很尊敬。

有一天，刘老师写了一首《鹭鸶诗》，自以为是得意之作而反复吟诵，读到“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两句，更是摇头晃脑，以为惊句。苏轼听到后，给刘老师说：

“先生，这两句好则好，却没有写出鹭鸶的归宿，学生以为第二句应改为‘雪片落蒹葭’。”

“改得好！”未等苏轼说完，刘巨就高兴得惊呼起来。他把苏轼仔细端详了一番说：“我不配作你的老师！”

刘巨逝世后，范镇的悼亡诗有“案头曾立两贤良”之句，两贤良即指苏氏兄弟。

苏轼十六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他的姐姐比他大一岁，十六岁时嫁给他舅舅的儿子程之才。程家虽官宦巨族，却为富不仁，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天真淳朴、知书达理的善良弱女，看不惯程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卑劣勾当，就劝说了他们几句，惹怒了程浚夫妇，就开始虐待她，她只好回娘家给父母哭诉。

第二年，她生孩子染上疾病，程家不管。苏洵夫妇去看女儿时，见程浚正搂抱着小老婆在赌博。在苏洵夫妇的催促下，不请医生却请了个巫神，装神弄鬼，行妖作法，使病人不但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休息。苏洵夫妇只好把女儿接回娘家治疗，病情慢慢好转。

程家原以为儿媳病入膏肓，才让娘家接回去的，不料病情好转，于是又来折磨。先来人把婴儿抱走，而且责备重病在身的媳妇为什么不回家侍奉公婆？这位温良贤淑的少女忧恐万端，涕泣无语，旧病复发，回去三天就含恨离开人世。

苏洵一家十分悲痛，想去官府告程家，但程家三世为官，

是告不倒的；仰面长叹，问苍天鬼神，鬼神子虚乌有！苏洵气恨交加，写了一首自责诗之后，编了一本《苏氏族谱》，修了一座苏氏族谱亭。为庆祝亭子落成，他召集苏氏全族，当众宣读了他的《苏氏族谱序》，其言在此而其意在彼，其略云：

咱们乡里有一户人家（指程家），有六条丑恶行径：一是“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二是“多取其先人之资田而欺其诸孤子”；三是“为诸孤子所讼，叔侄大打家庭财产之官司”；四是“以妾加其妻”，即以小老婆压大老婆；五是“笃于声色”，而父子杂处，老少一起淫乱；六是“渎财无厌”，不择手段地欺诈钱财。然而这样的人家，他们美丽的妻妾，华美的车马足以迷惑乡里的眼睛，金钱和官位足以摇动官府，而满口的仁义道德足以迷惑君子。这家人是州里的大盗，我不敢把他们的丑行告诉乡里，我愿用这些丑行来告诫我们苏氏家族的人！

苏洵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揭露了程家的丑行，出了这口恶气之后，即与程家绝交！直到四十年后，苏轼兄弟才与程之才兄弟的关系有所改善。

苏轼兄弟目睹了这件事，他们看到父亲并不是迂讷书生，更不是落第失魄的举子，而是一个敢于向豪门挑战，嫉恶如仇的仁人君子。这种性格和品质在苏氏兄弟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六

宋仁宗圣和元年，苏轼十九岁了，进入恋爱结婚的年

龄。来提亲的人很多，苏轼却有他的意中人。

距眉山县十五里的青神县，有个乡贡进士叫王方，在乡学里教书，他有一个女儿叫王弗，十六岁了，也跟着父亲读书。有一天王方领着学生们去岷江东岸的中岩寺游玩。中岩寺分上寺、中寺、下寺，依山势而建，绵延数里。

上寺的地貌十分奇特，有三座巍峨峻峭的石笋拔地而起，成品字形矗立于山岭之上，如玉柱插天。转过一个山头，走下坡去，便见一座高岩壁立于一个半月形的深潭边。潭水碧绿，波平如镜。王方便让学生为潭起名。有的起名“藏鱼池”，有的起名“观鱼池”、“引鱼池”、“跳鱼池”等，王方都不甚满意。

恰好苏轼也来此游玩，看到此情此景，上前拱手说道：“池中鱼儿能解人意，唤之即来，挥之即去，何不起名为‘唤鱼池’呢？”

王方听了点头称是，他见苏轼疏眉秀目，俊逸豪爽，又有如此高的才学，就想把女儿嫁给他，但不知女儿意思如何？就转身问女儿道：

“此生给潭起名‘唤鱼池’，你以为如何？”

王弗聪慧机敏，早对苏轼有了敬意，就说：

“女儿以为‘藏’字太旧，‘观’字太平，‘引’字太庸，‘跳’字太俗，唯有这‘唤’字，既新且雅，声色俱佳。”

说完瞅了苏轼一眼，苏轼也会意地笑了。

王方高兴地说：“我儿真有眼力。”

随后自然要问苏轼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等，苏轼一一答过。王方又让苏轼在石壁上写下“唤鱼池”三个字。

在双方父母的努力下，他们很快结了婚。她是一个聪明沉静的少女，而且善于观察人，有见识，却不多说话。她嫁给苏轼这样的才子，当然很高兴，把一个少女初恋的真情全都给了他，对丈夫体贴，关怀备至，对公婆十分孝敬，深得公婆喜爱。

她终日陪伴着苏轼，苏轼在窗前读书，她在床边作女红。苏轼读着，王弗听着，比苏轼还记得快！苏轼背书时，有记不起的句段，她竟能像提台词一样提示给他！久而久之，狂傲不羁的苏轼对自己的娇妻不得不刮目相待，小夫妻情意日笃。

第二年，十七岁的苏辙也结了婚。苏辙的妻子史氏仅十五岁。苏轼后来曾经称赞这位弟妹说：“家有孟光妻”。梁鸿和孟光是汉朝时的一对模范夫妇，相敬如宾。孟光给梁鸿送茶饭时，都要“举案齐眉”递给他。苏轼能把弟媳比作孟光，足见其贤惠。

七

苏洵游学归来，在家近十年。一方面精心培养两个儿子成才，一方面发奋读书，致力写作，不断地发挥和欣赏自己的才能，终于写成许多宏伟博辩的文章，集成《权书》、《衡论》、《史论》、《洪范论》等著作。宋仁宗至和二年，他去雅安拜会雷简夫。

雷简夫字太简，陕西长安人，曾隐居洛阳，并先后在四川的阆中、雅安当过太守。苏洵游学时与他有过交往。他读了苏洵的文章，如获至宝，分别向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

人写信推荐。他在《上张文定书》中说：

“简夫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耳。”

他认为对于苏洵，用之则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不用就成为“山野之老叟而已。”

雷简夫给欧阳修的信中称苏洵是当代之司马迁；他在给韩琦的信中，称苏洵是师鲁之再世。师鲁即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尹洙。

苏洵得知张方平决定向朝廷推荐自己，便给张方平写了一封信。随后带两个儿子去成都谒见张方平。

张文定即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景祐元年进士，入蜀前曾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三司使等重要职务，在朝廷威望甚高。至和元年，以侍讲学士知益州，即成都。他认为四川历代“常有高贤奇士”。故于十一月到达成都后，就注意访贤。得知苏洵的消息后，即有思见之意。

两人果然一见如故，“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张方平上奏朝廷推荐苏洵为成都学官。由于朝廷长期不见答复，张方平担心苏洵留蜀终会被埋没，便另想良策。

一日张方平拿出拟进士考试题六道，让苏轼兄弟去作。两兄弟知道是张方平试他们的才学，即各坐一方专心思考。苏辙对其中一题的出处不知道，目示苏轼，苏轼领会，但他没有说话，只把笔杆立起，吹了两下。苏辙即领会此题的出处是《管子注》。又过了一会儿，苏辙又指一题目示苏轼，苏轼即拔下笔帽作勾去的动作，苏辙即明白此题为张方平所拟，无有出处。张方平在隔壁悄悄地看了看他们，见苏

轼才思敏锐，苏辙持重淡泊，不断点头称赞，心中十分喜爱。等他们把文章写成，张方平看后，更加喜悦，以为这样的人才难得。

第二天，张方平设酒宴款待苏轼父子。酒席间，张方平说：

“你在给我的信中说：你年近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是自谦之词。以你的文章，我想准会名动京师。更兼这两个孩子都是天才！长者聪明锐敏，尤为可爱；幼者老沉持重，成就会超过其兄。如你所言，不忍使他们成为湮没沦弃之人，我劝你们父子出蜀，去汴梁参加进士会考。”

苏洵听了点点头。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沉重，没有说话。张方平又说：

“明年三月的礼部考试，欧阳修知贡举（即主考），我与欧公虽不相能，然为国擢才，我想他不会有门户之见。”

于是张方平给欧阳修、韩琦分别写了推荐信，并为苏轼父子准备行装，于阳春三月，送他们父子出蜀赴汴梁赶考。